

伴我成長——發生在圖書館的

美麗故事

臺灣華語文教育文化推廣基金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灣省圖書館理事會及基金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伴我成長——發生在圖書館的

美麗故事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台灣省圖書館事業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序	程良雄 1
伴我成長徵文評審會議紀錄	楊惠貞 2

佳作——第一名

尋	蘇俐穎 4
評語	評審委員 楊惠貞 7

佳作——第二名

說故事的人	董秉哲 8
評語	評審委員 林燕媚 11

佳作——第三名

刻記我們文藝復興	王冠涵 12
評語	評審委員 黃甲乙 16

佳作

舞動的愛	史馥綺 17
------------	--------



入選

有情記事..... 吳育仲 20

寧芙..... 莫少涵 23

圖書館員的美麗人生..... 房婧如 27

圖書館，tand，芭樂布丁奶茶..... 張烜瑜 30

十七歲的夏天..... 施淑姿 35

再忙，也要和老朋友喝杯咖啡..... 曾富棋 37

媽媽的心願..... 陳一之 40

該與誰相遇..... 黃健原 43

特製通行證..... 黃淑琴 46

圖書館的意外甜蜜..... 林佳儒 49

借閱幸福..... 翁采彤 52

下在館裡的雨..... 李振豪 56

屬於夏天和微笑的圖書館..... 蔡育岱 59

銀色的圖書館回憶..... 朱芬萍 62

伴我成長



序

在一般民眾的心目中，圖書館的主要功能是什麼呢？設立圖書館的主要目的為何？本次辦理徵文活動的主旨，即是希望透過經驗的分享，讓大眾了解圖書館的基本功能，不是把圖書館當自修室讀自己帶來的書，而要懂得如何利用各項圖書資訊資源，讓圖書館與民眾的生活緊密結合，成為學習、研究、成長中不可缺少的伴侶。

本次徵文內容以「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且能令人感動的作品」為主題，文體不拘，凡年滿十五歲以上設籍中華民國的民眾均歡迎投稿。至截稿日止，收到來自全國各地共二百五十篇稿件，從中評選出十八篇作品，集結出刊，並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舉行頒獎典禮，以獎勵優秀創作作品及推廣圖書館的教育功能。

此次徵文活動由本館及臺灣省圖書館事業文教基金會主辦，並承臺中一中、臺中二中及臺中高農推薦國文教師擔任評審委員，經審慎初審及複審，順利完成決選，並撰寫前三名作品評語，謹此致謝！我們以有限的經費辦理本項有意義的活動，惟希望本專輯付梓能有助於增進民眾對圖書館的認識，並為推動書香社會略盡綿薄。

國立臺中圖書館

館長

程良水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



徵文評審會議紀錄

永遠展開雙臂，一輩子的好朋友

楊惠貞

此次徵文比賽是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舉辦，交由國立臺中圖書館執行，邀請臺中一中林燕媚老師、臺中高農黃甲乙老師及臺中二中楊惠貞老師擔任評審。這次活動中一共收到了二百五十篇稿件，以地域分布來看，幾乎全省各縣市包括金門縣皆有投稿者；從作者的年齡層來看，則涵蓋十五歲到六十歲以上，尤其看到一篇十五年老先生的文章，更是令人感動，這似乎也顯現了圖書館在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評審過程，先由三位評審委員依據內容、文章結構與修辭技巧評定，各選出二十五篇作品，再進入複選。初審結果獲得三票的有〈尋〉、〈說故事的人〉、〈舞動的愛〉、〈刻記我們文藝復興〉、〈有情記事〉、〈寧芙〉等六篇。獲得兩票的有十一篇，一票的有三十五篇，共計五十二篇。原定選出佳作十名，由於此次初審入選的作品頗具水準，三位評審委員建議選出前三名、佳作七名與入選八名，獲得主辦單位首肯，於是確定增加入選名額八名。

〈尋〉以去世父親讀過的書，體會想像父親閱讀的心境，藉由書，父親綿密的愛具體呈現，刻畫細膩。〈說故事的人〉敘述為女兒說故事的媽媽，引發作者童年的



回憶與親情的沈思；進而領悟聽者與說者之間那分心靈的契合，耐人尋味。〈舞動的愛〉寫父親為聽障者而充滿自卑的女孩，刻意疏遠、壓抑對父親的情感，而圖書館無意間成了沈澱他們煩憂，疏通親情的橋梁，頗富戲劇性。〈刻記我們文藝復興〉以作者徘徊文學與美術之間難以取捨的心情，刻畫一段師生間對文學觀感的火花，鋪陳迂迴曲折。〈有情記事〉以困惑於生命不可解的年輕人，因偶遇為智障兒伴讀的媽媽，重而對未來燃起希望，富積極意義。〈寧芙〉敘述一段在圖書館裡美麗的愛情邂逅，文字清新脫俗。六篇文章各有千秋，經三位評審委員一番討論後，評選出第一名為〈尋〉，第二名為〈說故事的人〉，第三名為〈刻記我們文藝復興〉；其餘三篇則列為佳作，再從獲得兩票的十一篇中選出四篇並列佳作。入選的八篇則在剩下的四十二篇中評選出，歷經一個小時的討論過程，終於大功告成。

在這次審稿的過程裡，我們欣喜於見到繽紛豐富的多樣內容，有讀書會的精采活動，有如詩般的美麗巧遇、有藉圖書牽繫的溫馨親情、有在館內所見感人的小人物故事……，館中乾坤，紛紜眾生相也呈現了人間的悲喜哀樂。圖書館是一個永遠敞開雙臂、歡迎你我投入它懷抱的溫馨地方，它豐富的內涵正等待著有心人前去挖掘利用；藉由這次的徵文活動，讓我們更珍惜這位默默矗立在周遭，提供知性之旅的老朋友，只要我們願意，與它結為終身的莫逆之交是期待的。



尋

蘇俐穎

我，冥思，彷彿聽到回應的聲音。

在這裡，我與大部分的死者，及少部分的生者，絮絮叨叨地對話著。經過多次的翻閱，圖書館裡頭的書冊，泛著微黃，還有前頭閱讀過的人殘留下的指紋。我捧翻著，想像他們專注的眼神，想像書中可還留有他們灌注過心思的餘溫。不知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心情讀完這些？

我讀過的：「記錄在紙上的思想，就如同某人留在沙上的腳印；我們也許能看到他所走過的路徑；但若想知道他在路上看見了什麼東西，就必須用我們的雙眼。」這是哲學家叔本華所說。我不斷地尋，在圖書館這座巨大的，幻變的，多姿的迷宮裡。自從我知道，我可以從這些紙張裡，了解到前人留下的足跡是如何蹂踏的。

我撫著手上的書冊，《心》，夏目漱石寫的，父親讀過。借閱卡上頭的數字，起始於民國七十九年，比我年輕。上頭密密麻麻的借閱日期，不知哪一個，才是以父親的手蓋下的？

父親走後，我才深深地悔恨起，當年，該聽他的話，把他從圖書館裡頭借出的書，好好地讀一讀。



曾經，多少個曾經交織下的哀傷。

父親是個嗜讀的人，他在世時，盡全力地希望我可以自他那裡傳承好讀的基因。只是，我不斷地讓他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藉口看了會頭昏眼花想睡覺，狠心地拒絕他的邀約，對於父親，我感到沒來由的厭惡。父親是節省的，他不願意花幾百塊去買書，寧可走將近半小時的路到圖書館。縱使那些錢，他花得起。

民國八十六年，父親死於肺癌。中國人是講究儀式的，對我而言，那些似乎過多繁雜且冗長。如今，大多已不復記憶，殘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只記得那時，我深深地悔恨，為何自己總是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當下做了決定：該長大了。我已不是個小孩。至於，父親喜愛的那些書，他來不及看完的，就交予我來替他延續下去吧。

那日，我第一次，懷著除了到圖書館自習以外目的，尋找著閱覽室座落的位置。然後，憑著記憶，搜索父親曾經要我看過的書的書名。恍惚記得，有《我是貓》、《銀河鐵道之夜》、《羅生門》、《後來》的影子。書不難找到，只是，讓我拿在手上，關節竟然微微地顫抖。我似乎明白是為什麼。眼睛，頓時蒙上一片薄霧。

原來，父親的影子埋在這些方塊字裡頭。

等我看了許多之後，才發現，父親竟是日本文學的愛好者。我漫遊於夏目漱石、宮澤賢治、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人筆下的文字中，起初，看時，總會不由自主地為自



己的過去而伏桌低泣，之後，我學會品賞，想像我是父親，會在這裡獲得些什麼。

我承襲了父親的習慣，拒絕到冊冊嶄新的書局裡購買它們，反而，到圖書館裡，進行閱讀。我喜愛在開始讀書時，冥想父親看書時的專注眼神。究竟，生者的腳蹤，依然是可以在沙灘上留下印記。我就是那個，踩踏著前人大腳印下，留下另一個小腳印的人。然後，邊走，邊欣賞海岸多變的風景。

不知父親，可否知道我特別為他做的這番事情？

後來，圖書館，如同我自家廚房的熟悉，我就像是在裡頭品嘗一道道的菜餚，濃的、淡的、甜的、酸的，來者不拒。我試圖在裡頭尋找日本較現代的作品，例如村上春樹、吉本芭娜娜等。一開始的閱讀，是爲了父親而進行，緩緩地，有些傷痛。但是，後來，已經不只如此，我在日本人自成一格的作品裡低迴不已。由圖書館，進行一次次的旅程。

我在這裡，寫下紀錄。寫下我與父親的故事，縱使，他已經看不到。而我與圖書館，進行這趟長遠的旅程，由艱澀開始，在這迷宮裡找尋出口，其過程，並非哀淒慘澹，將會是我體驗以此救贖，而成為另一種的奔放與昇華的經歷。

（本篇作者爲臺中市惠文高中學生）

伴我成長



〈尋〉評語

評審委員 楊惠貞

我們常說「尚友古人」，藉由書中文字架構的世界，神遊其間，與古人為友。而作者卻從另一個角度，以書頁上殘留下的指紋，揣測前頭閱讀讀過的人，他們瀏覽其間的眼神，灌注的心思與讀後的心情，頗富新意。

而讀著過世父親閱讀過的書籍，往事片段湧現，透過書本尋找父親的足跡，尋找父親的思緒，尋找父親對自己的期許，題旨在此明朗呈現。在這段尋覓的過程裡，作者學會了品賞，承襲了父親的精神，甚至透過書的內容父親是與自己長相左右，不曾分離的。

這是一篇描繪父愛的文章，題材通俗，但作者匠心獨運，以書為媒介，淡淡著墨，娓娓道來，蘊藉溫柔的親情油然流洩於字裡行間，耐人咀嚼。



說故事的人

董秉哲

爲了寫一篇距離自己心境與年歲已極遙遠的兒童小說，我準備在圖書館搜找一些熟悉卻又完全記不得內容的童話故事集，好像叫格林還是安徒生的。對於兒童文學我完全不了解，究竟要從哪裡著手也完全沒有頭緒，印象中那些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或者青蛙王子，都只剩下「很久很久以前：」，然後「於是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中間細節在歲月中，都隨著年老鬆弛的書頁而逐一脫落，漸漸將所有主角搞混，以爲白雪公主沉睡了將近百年，灰姑娘咬了蘋果以及睡美人被青蛙吻醒，那小矮人們呢？玻璃鞋又遺失在哪呢？

我走進閱覽室穿過重重的高大置書架，憑著是文學的印象，停留在索書碼「八」開頭附近，習慣地用手指從左到右由上往下，輕畫過擠在一起的書背，童話的智慧、童話之死、童話節、童話戀語、童話日記，然後童話故事、童話研究，接著又是一本童話故事，兩本內容相同卻因改版而封面迥異的童話世界。我突然又想到曾聽過的大野狼與三隻小豬，是否該把主角改成動物會比較吸引孩子？我腦中接連浮現迷你馬、貓頭鷹、無尾熊：可是動物又該有什麼樣的語言？哪些語言又適合孩子？在我茫然之際，看到不遠處轉角，有個坐在地板上的媽媽，輕唸著故事給躺在胸前的那個約莫四、五歲的女孩



聽，「當午夜快要來臨時，她要回家了，王子又要送她回去，並暗暗說道：『這次我不能再讓她跑掉了。』」然而，灰姑娘還是設法從他身邊溜走了。由於走得匆忙，她竟把左腳的金舞鞋失落在樓梯上了。」。我知道那是灰姑娘的故事。

我繼續找書，童話大王、童話書、童話精選，一邊聽故事，「王子把舞鞋拿給她穿，鞋子穿在她腳上就像是專門為她做的一樣。他走上前仔細看清楚她的臉後，認出了她，馬上興奮的說：『這才是我真正的新娘』」。女孩聽得入神，那個模樣讓我想起小時候，不知從哪撿回的童話繪本，上頭都是日文五十音，阿嬤就逐字唸給我聽，啊伊屋耶喔的，再翻成中文。那時就像眼前這對母子，其實年幼的小孩怎會懂得什麼故事，在乎的不過就是說故事的人，那些親密而雋永的記憶。

這麼說吧，我們都如此真切地依賴過某些人，從小到大他們不斷對自己說了許多許多不曾知道的事；有時候是故事，要讓你體會成長的道理，有時候是事實，而我們會將它聽做故事，於是更加謹記在心。好比最愛說教的母親，當我們哪天同時賦閒在家，她就開始問課業問感情，甚至一些自己已經停止好久的興趣，然後她馬上可以舉出例證，那些從街坊巷弄叔伯阿姨間聽論而來的事，告訴我該怎樣怎樣，如何好如何不好，讓我覺得厭煩。又或者不善言詞的父親突然講了他年輕時的故事，可能起因於一張舊照片一個電視旅遊節目，而這個從未知曉的經歷，當下把我們拉得好遠，我不想聽，因為彼此距離如此遙遠，彷彿隨時有著我所不知道的事在發生一般。



但時間總是不斷在往前行進。有天你真的遇見故事中的場景或自己的確犯錯，開門讓大野狼進門，甚或出現壞心的後母，此時便會轟然憶起那些對自己說故事的人，卻又已蒼老不堪。我看到阿嬤陷在療養院的輪椅上，被一個不懂中文的外籍看護照顧，她臉上擠滿了皺紋，話說不清楚，也認不得我，這才發現某些時光竟然都是被自己悄悄地拋棄在後。父母親都老了，當我想在客廳好好陪他們的時候，卻尷尬地不知該怎麼起頭比較好，因為自己曾拒絕了他們多次的對話與灌輸，而這一切都老得如此快速，一轉身就難以追回難以追悔。那位媽媽還念著故事，「他們向王宮走去，從此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一邊用手梳抓著女孩的細柔長髮。此刻我放棄了找書的目的，突然了解了什麼才是孩子真正在乎的，其實只是一個在眼前與自己心靈契合的說故事者，就那麼地簡單，而卻都是我早已失去或者變質的記憶。



〈說故事的人〉評語

評審委員 林燕媚

「童話故事」往往是很多人成長歲月的起點。在蒙昧無知、無所事事的時光中，這種傾注溫柔與關懷的說故事語調，塑造了我們靈魂的雛型。

本文作者尋找故事題材的過程，其實也是自我生命的回溯歷程。無意間聽到的說故事聲，把他帶回記憶深處的童年歲月。只是，叛逆的歲月中，生命狂濤無處奔瀉，全化作了對源頭的叛離；驕然回首，用日語說故事的阿嬤早已言語不清，愛說教的母親與不擅言詞的父親早已迅速老去，失去的歲月不能回頭，造成的遺憾無法彌補，這才珍惜起「心靈契合」的可貴。

看似簡單的情節，卻是生命坦誠深刻的反思，透過對他人的冷靜旁觀，自己過往的生命也得到一種洗鍊與提升，素樸的文字中自有深意，值得細細品味。



佳作——第三名

刻記我們文藝復興

王冠涵

我又翻出疊在高一繁複生活中為您作的詩，於揮發已久的淚漬上，辨識出您完整的詩人靈魂，以及輕聲嘆息之後，那飄忽在我們記憶與思念間沉重的孤寂。

我永遠難以忘懷——文學和美術於我的生命裡強迫拆解成兩道再難以交集的道路，它們在分離的剎那，相互重擊、冷漠而遠去，我是在這樣驚駭巨大的悲傷下，學會以詩替代圖像藝術的靈動，替代在美術班更精進、更歡愉的可能。我們就在我晦澀的苦旅和您廣大的文字、智慧阡陌上照面。

「為什麼老師又遲到？」「他上課在講什麼？我聽不懂。」「又要交作業！」我處在新詩小老師這個尷尬的角色，忙著解釋您詩人的率性，感受著對群眾的失望，同時嘗著為您的期待與讚美所牽制前進的澀苦與疲累，我是這樣仔細挑選文字，帶著點畏懼地安排每首詩。

在和您心靈「交鋒」之前，對您的印象除了宿醉遲到、學識淵博、對小細節迷糊慵懶、為大計畫銜鋒陷陣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

直到這天，一堂新詩課結束後，您交代我下節圖書館上課，便逕自走了。望著那漸小的背影，我從來不曾間斷一種輕輕的呼喚。您不會明白，您每次「不為什麼」的

伴我成長



率直和自我，都扣緊我的情緒感受，一是同學的詢問給我壓力的緣故，一是這樣一個批評我作品，對待我反覆無常、陰晴不定的個體的存在，永遠是這樣無理卻強而有力地牽制我所有嚮往、在乎、妒忌與敬愛。

各種泛黃的書籍在眼前及手中振翅，飛翔在個人少有的想像時空裡，同學們輕鬆地閱讀自己的世界。我在一架鐵架子上，印證並咀嚼著您教授的每首詩與知識。漸漸的，人都湧了過來，我們玩樂著詹冰的圖像詩，見了熟悉的水牛圖，不免尖叫起來，以及那篇「星、花、淚」構成的繽紛、微冷的天地，還有一篇圖像男女交往變化的詩，大家討論許久，最後才體會了詩人的敏銳觀察，挺有意思的。而他們仍繼續往下翻動著詩集，興奮躁動的聲音不斷自人牆隙縫中滲透出來。

我繞過一格鐵架，停佇在一列套書跟前，低著頭，胸臆激烈起伏，安靜陳列的美術叢書凝視著我，「真的對不起，：我再猜不著妳是誰了。」親愛的，我們在尷尬的時空失序錯置下重逢。我聽到心中啞啞乾澀的聲音，它說為妳作了首詩，關於離開美術以後。

沒想到這首悽惻的告別，竟因為老師的讚許與驚喜，使我冷冷地跨過妳的身軀，沿著文字，沿著悵惘、挫折，而一直走到今天，卻是無比單薄、無比孤獨。

該是遠離過去記憶了，轉身那一瞬，我默認了自己的感傷，且努力去相信再也握不緊妳。而同時，我看到停在不遠處一個平靜的人影，卻又顯得孤寂。



靜靜遙望著您，和從前一樣，思索您如何這般溫婉內斂，又時而狂放不羈。您雙手交疊揹在腰際，靠近那窄狹的窗口，似乎專注聽著底下那群孩子搶球的嘶叫、笑聲，您此時的感知已在風和林蔭中翩飛，而靈魂亦同跑道上蒸褥的浩氣微微晃動。

我走近您，從澄淨的玻璃望穿高處底下所有景致，也試著讓思緒歸真。長久的沉默，坦露了我年少輕狂與不耐。我們腳尖雖切齊同一平面，卻屹立在不同的年齡區間。

「我不明白自己一直在努力、堅持什麼，結果都是寂寞。」我黯然。
「這是宿命！」您淡淡回答。

我聽到這種說法先是好笑，然後難過您把它當玩笑看待。

「我後悔放棄美術班，也許在那兒會很快樂。」

「想想妳朋友說的『文學也有對等的美』。」

「不是我不喜歡文學，而是周圍的人對它的態度，令我難過。」文學、美術都是我自小至大的摯愛啊！然而沒有人了解。只有輕視。

「這個階段是難免的。」

「可是……。」

「居高處定要孤獨。」

「我只是希望自己和他人都是積極的，但好失望……。」

「妳的詩都在挖自己的痛苦，像把小提琴，很高亢沒錯，但有太多歧出、突兀、不和諧的音。」



您慢慢走到書架前，充盈著歷練的神彩的一雙眼睛正搜尋著幾本現代文學。我為大提琴的內斂與沉穩所震動。

「妳多看看點魯迅的書，別太早接觸後現代作品。」

「我明白了。」您要我把這痛苦的一段視為人生的部分情節、一種必然，並平靜地凝視它。

下課鐘響，您舉步下樓。

「對了！藝術家雜誌很讚，要看喔！」我想來個互相推薦、「禮尚往來」。

「嗯！我有翻，我老婆是學美術的！」

站在圖書館門外，我終於開懷地笑了。

隔天我收到您託人送來的一份文章，陳述著一個老師和學生探討詩人的抱負與孤高的故事，我明白那是一種必然。

之後的每個新天裡，我仍作詩，這次純粹歌誦、坦然、歡愉，直到學期結束，直到現在。

我們似乎分別了很久很久。偶爾我還會偎在圖書館裡那扇窗子，每每奔馳想像之後，輕聲嘆息。

我仍持續等待著再同您一起談天之後的綻裂新生。

等待下次您為我的生命再次揭竿起義。

（本篇作者為桃園市陽明高中學生）



〈刻記我們文藝復興〉評語

評審委員 黃甲乙

這是一場人與美術、人與新詩、人與人、人與人生的戰爭！

作者割捨鍾愛的美術後，轉而創作亦有興趣的新詩，但因傾慕的老師若即若離，使得她新詩之路走來處處孤寂。當她訝然知悉老師已婚，這轟然巨響無意間把原本曖昧不明的師生戀情梳理開來——作者開懷笑了，笑自己的人生終於撥雲見日。

题目的設計頗具巧思，其「刻記」予人「記憶深刻」、「刻骨銘心」的意象。新詩是「文學」，美術是「藝術」，合則為「文藝」。而「文藝復興」法文為renaissance，有「再生」之意。作者已身將「文」與「藝」拆解成兩道難以再交集的路；而老師、師母卻是「文」與「藝」的結合。作者站在圖書館門外，理解她與老師的不可能，開懷一笑，宛如重生。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固然所言為「詩意」、「畫意」，不過聞一多也說：「詩的實力不獨包括音樂的美，繪畫的美，並且還有建築的美。」文中所提到的「水牛圖詩」、「星、花、淚」不都是美術蘊藏於文學的證明？所以作者無須因捨美術而心生孤冷，其實，你正在「文藝」復興。

遣詞有新詩的輕靈曼妙，古詩的委婉含蓄，尤其圖書館那堂課，人與美術、新詩、人、人生，重重的心靈撞擊，波瀾迭出，輕盈的文句承載滯重的情愫，沉穩凝鍊，直搗讀者詩般的靈魂。唯文中部分對話失之口語，是彩繪織錦中殘留的沙磧。



佳作

舞動的愛

史馥綺

時光彷彿還停留在那個時候，父親牽著她的手，沿著有暖暖陽光灑下的小走道彎進矗立於校園一角的巨大磚紅色建築物，她永遠忘不了牽著她的那雙厚實的父親手，溫暖如昔的感覺立即湧上心頭，那股強烈深情的暖和是遠勝於頭頂上溫煦陽光的照射。在這裡，她認識了她的父親、認識了她自己。

那一年，她十八歲，考上了臺北心目中理想的學校，興奮欣喜的原因，除了能上好學校之外，能夠北上、能夠盡快地離開這個家，是最讓她高興的了。

在她三歲時，母親就因病過世，此後，她印象中歡樂美好的時光彷彿就跟著三歲那年母親的過世而就此埋葬；父親是個先天性的聾人，即使父親對她的關愛及照顧依舊絲毫不減；但自身的自卑感卻重重地包圍著她，讓她自覺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來，總覺得父親的缺陷是個影響她成長的大污點，讓她時時刻刻地極力隱藏，不想被同學們發現。身為聽障父親的正常小孩，她必須擔負起父親和正常人溝通協調的角色，揮舞著令她難堪的熟練手語，她常就此感覺到一股燥熱難安的熱氣由心底往臉上竄，頭不自覺地就往下低，眼睛垂下緊張地四處張望，她總覺得四處都有人用異樣的眼光打量她。她的童年，青少年生活就是活在自我的自卑、猜疑之中，生活在無聲的家庭中，她強烈地感受到父親的落寞及孤單，但她卻吝惜付出一些關懷及耐心，使得原本無聲無息的家更加的寥落冷清，那股陰陰暗暗沉悶凝結的空氣重重地壓住了她的心，



讓她極欲飛奔、逃離她的家、她的父親。

初到學校，她立即被校園中那磚紅色巨大的建築物——圖書館所深深吸引，裡頭各式各樣、成千上萬的藏書，豪華舒適的各式配備，直讓人感覺置身在知識的殿堂，在這裡，她找到了屬於她自己的小天地，她覺得唯有讓自己浸淫書的世界中，才能讓她短暫地忘掉煩惱、完全放鬆，只有書的世界能夠全然地了解她、接納她。

家鄉的父親禁不住思念女兒之苦，再加上無法以電話和女兒保持聯絡，父親只好時常北上探望女兒。但，女兒刻意地冷漠、疏離，再三地傷了他的心，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去表達對女兒的關愛，才能讓女兒接納他，滿腹的關懷之情憋在心中，想把它們轉換成手語，讓女兒明瞭，但望著女兒冷漠、自卑的眼神，再多的話語都瞬間停滯在指間，愧疚、難堪之情使得原本靈活舞動的手指再也無法翩翩起舞。面對著女兒，他竟只能無言以對。

即使女兒的絕情傷透了他的心，他依舊不忍心責備她、離開她。在待在臺北的日子裡，他總喜歡沉浸在圖書館中，總覺得待在裡頭就好像有女兒在身邊陪伴般親密與窩心，在一次的書籍的洗禮中，他才能短暫忘記和女兒之間的隔閡，才能相信：即使他是個聽障的父親，但他所能給的愛是和一般的父親一樣多的，甚至是更多、更多的……她，待在臺北已有一段時間了，卻不曾回過家一次，事實上，她非常地想家、想念父親、想念有人無微不至地照顧的溫暖，想到父親從小拉扯她長大的辛勞、想起父親一個人生活的不方便，想到了自己是如此地自私與不孝，好幾次自責的淚水伴隨著黑夜的



來臨而氾濫決堤，但，與父親間的鴻溝，身為聽障父親的小孩的悲哀，在在讓她鼓不起勇氣回到那個家，回到父親的身邊。

每每總在心情煩躁之時，她迫不及待地投向她心中的小天地，暫時迴避一下喧擾的世界。徘徊在二樓圖書室時，她突然感覺到一股熟悉不過的味道，向前幾步，一抹她日夜思念、伴隨她長大的身影矗立在她的眼前，她不敢相信是父親，睜大著眼睛直愣愣地望著，父親也正驚訝地回望著她，不會錯的，是她的父親，那微微彎曲的背、那黯淡無神的眼眸，正是她所掛念的父親所專有的啊！淚水淹沒她整個臉龐，她舉起雙手迅速地揮舞著手語和父親交談，望著父親老淚縱橫地充滿皺紋的臉，此刻的她，再也不覺得使用手語是件可恥、見不得人的事了。

生平第一次，和父親並走在一起散步聊天，她主動牽起父親的手，感受那厚實溫暖的父愛，徜徉在巨大磚紅色圖書館旁的翠綠草地上，開心地和父親討論著她所經歷的書的洗禮，令她驚訝的是，父親的博學多聞、侃侃而談，令她不得不重新地佩服起她的父親。

牽著父親的手，感受手掌中細密而綿長的溫情，此時的她，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地幸福。午後的陽光依舊暖洋洋地照射在她身上，但其溫暖的程度是怎樣也比不過父親的愛。那一年，她和父親相聚於圖書館，她重新體會到了幸福。

（本篇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學生）



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

有情記事

吳育仲

我不只一次看見那一對母子，甚至是不同的地點，去圖書館的路上、圖書館外的草地上、圖書館的閱覽室，通常是母親小心翼翼的牽著他的小孩——看上去約莫二十歲和我同年紀的男孩。

整個暑假，爲了準備研究所的考試，我的日子都泡在圖書館裡，像是泡在一隻釀酒的甕子裡，不見陽光，不見天日。每天早出晚歸，早上六點半拎著厚重的背包出門，直到夜色在窗外徘徊才又拖著一身疲憊回家。我甚至懷疑這一切是只爲等酒熟一日，抑或是一種逃避？立在生命的轉角處，許多事都面臨到選擇，我不知道是該就業還是繼續升學；每一著棋都充滿風險，但我沒有勇氣跨越，沒有力氣探索。只好日日提問生命意義之不可解，彷彿有一口憂悶鯁在喉裡。前幾天還爲了這件事跟母親大吵一架。

「生命全是責任嗎？是爲他人負責的責任嗎？抑或是自己？」像冷氣機呼出的轟轟響聲，在我腦海中高速運轉。坐在圖書館的閱覽室裡，書本上的一字一句竟像調皮不聽勸的孩子，從成排的鉛字隊伍中各自脫隊，自顧自的玩耍嬉戲，硬是不肯走進我的腦海裡。煩了，索性把書本擱在一旁，在圖書館裡四處晃晃。

一本本書依照文類整齊的放在長排的架子上，安靜地等候著知音的到來。圖書館就是有著這一份靜謐的氣氛，彷彿所有的畫面都是依照一種靜音的方式在進行。

伴我成長



我在書架上隨便翻翻揀揀，拿了一本書又隨手放回去。突然，一道哭聲打破了應有的規則。從兒童區傳來的。

走去一看，是那對我常看到的母子。在這應是小孩子的天地，他高大的身影伴隨著吵鬧的啼哭聲，更加引起別人側目。其他小孩子則是竊竊私語詢問媽媽那位大哥哥怎麼在哭？我聽到有一位母親小聲的對他的小孩說：「他是智障啦！記得以後要離這種人遠一點！」那小孩則是若有似無的點頭。耳邊傳來的這段對話，使我心裡莫名漾起一絲酸楚。而這位「大孩子」的母親背對著我，緊緊的將他抱在懷裡，輕撫他的背，柔聲的安慰他不要哭。「大孩子」似乎聽懂母親的話，眼淚是止住了，可是嘴角的唾液卻順著歪斜的嘴角流下。「大孩子」的母親像是做錯事般，牽著他的手，趕緊的逃離現場，徒留背後嗡嗡聲般的指指點點，在空氣中盪出一圈圈波紋，而我則緩步踱回唸書的閱覽室，一切似乎又歸平靜。

無法平靜的是我的內心。不知怎的，今天唸書都是無法裝進腦袋裡，風一般過耳。在桌上的筆記本胡亂塗鴉還是無法釐清心裡的紊亂。於是，我當下決定，今天就早點回去。

出了圖書館，下午五點天光還是很亮。那對母子坐在圖書館外的草皮上，風帶著陽光的光角披在他們身上，十分安詳的。不知哪裡來的一股勇氣，我走了過去，向大孩子的母親打了聲招呼，大孩子仍是抓著地上的綠草玩弄著。我坐在草地上和大孩子的母親



聊天。我問她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她的小孩智能有點不足，只能讓他看一些圖畫書。剛才他看到書裡有一隻長相十分恐怖的怪獸而被嚇哭了。閒聊後，我才知道大孩子名叫小凱，三歲那年一場發燒，燒壞了他正常的智商，也燒毀了他們一家的和諧。小凱的父親在他被宣佈以後的一生毫無光明可言之後，狠心的拋下這個家庭，留下一位永不放棄希望的母親。我不會忘記她訴說時臉上堅毅的神情，她說：「只要我還活著，我不會放棄小凱的。」。儘管時間在他臉上雕刻縱橫皺紋，在他髮上塗抹些許白漆，她依然不被艱苦的環境擊倒，守護在小凱身旁。她看了我手上的書一眼，對我說：「你的人生還很長，還有許多選擇，有些人是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了，你要好好把握啊！」跟她道別後，我有一種想回家跟母親道歉的衝動。

下午六點多，夜色鋪被，整座城市暗了下來。走在回家的路上，盞盞街燈氣定神閒的束起團團光亮。我突然想起顧城說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我想，光明一定正在不遠處，只等我抬頭往前注視它，邁開步伐找到它，我堅信。

（本篇作者為花蓮師院學生）

伴我成長



佳作

寧芙

莫少涵

有時候，那段記憶就像是一首想不起名字的歌般，在深夜的街道中響起，劃過我的腦海：那是一段帶有晴空中陽光照耀氣息的曲調、是一段滿溢書籍在架上微微散發古老香氣的詩歌。它發生在圖書館，而我知道它將會不斷地在我心中迴旋、吟唱……。

我眷戀圖書館的文人氣息，愛惜著它滿載資料與充滿哲理幻想的文字世界。從小，在圖書館與我之間，早繫起了一條緊密的絲線，將我們溫柔的連結在一起。夏天的圖書館，是我最珍愛的一段時期：厚實的玻璃窗隔絕現實世界的燥熱——我依然記得從我的手中感覺玻璃熾熱與冰冷共存時的矛盾感受；外面的世界不再傳達活力與熱情。在圖書館，所有的一切都被冷媒和恰到好處的靜謐分割了。只剩下陽光透過玻璃灑下，眩眼亮麗地流瀉在桌上，鋪陳著夏日氣息；甚至還交織著蟬鳴，不可思議地流進我的耳中。這種時刻，我總是習慣性地放下書，慢慢地沉浸在無聲搖曳的綠樹與欲走還留的高積雲間，感覺著矛盾的夏季。直到我認識她之前，這套模式一直不變。

第一次遇見她，在圖書館。當我又一個人陷入享受陽光的謎樣模式時，突然被那出現在我眼前的身影震懾住：她輕輕悄悄地坐在我對面，毫不在意的讓大量的陽光沐浴在她身上、晴空的光彩倒映在她淡藍色的襯衫，流動著已然屬於她的裝飾；她的輪廓渲染



著陽光的痕跡，高光點模糊了她……。我不曉得該怎麼形容她才正確，直到我無意間瞥見她頸間掛著的項鍊：一個鍍銀的精靈像時，我才想起那名稱：她就像是伊塔羅·卡爾維諾所描述的水精靈——寧芙般洋溢爽朗和自信，在光與水的舞動間繪製出風采——在我手肘下的《看不見的城市》，提示了我那薄弱的記憶。直到她開口：「這本書、能先借我看看嗎？我等了一整天……」，我才驚覺這樣的迷戀是多麼荒唐突然。

有時巧合會令人驚訝地稱奇，我由衷地認為。接下來的幾天，像是偶像劇般的過分巧合，我與她常常有類似上次的對話。漸漸地，我開始發現她與我有相同的閱讀範疇，而她對事物的感受和我也像是二重奏似的巧妙相撞。在這樣矛盾的夏季之中，我們開始熟悉對方的一切：我知道她喜歡村上春樹輕淡的憂愁、她記得我對伊塔羅的繁複華麗深有憧憬——最重要的是，我們兩人都早已愛上圖書館的所有意象，在我們未曾相遇之前。這段相似的過程吸引著相似的兩人，圖書館內珍藏的書籍也點滴地流瀉出古老年輪與油墨的氣味，在我們相聚的時光中給予我們糧食——一種滿足心靈飢渴的糧食。在青春期間始萌芽的年齡，這段感情漸漸令我覺得不安。當我看著她熟悉的臉龐時，我不敢確定我注視的是她對《草葉集》的感動，或是更深層更令我迷惘的部分。我不曉得我是自作多情或是妄想，我只知道：我需要一個跟我相似的人在身邊支持我，我需要她的正視……這樣與社會定義矛盾的感情不斷的吹襲我，在一個又一個矛盾的季節間不停流轉。我該說這樣的心情是自卑抑或是愛？莎士比亞式的修辭無法掩飾我的真情，我深深的在心中



飲泣——與那些我與她咀嚼過的文字一同攪動我的不安，但是我依然甘之如飴。她在不知不覺間告訴我與人相處的方法、教導我何謂溫柔與體貼、讓我逐漸放下虛偽，在人前表現自己的感情、勇於面對現實——這段時光，有她、有圖書館的陪伴，我在他們的守護下慢慢踏入現實世界，不再耽溺於虛偽的理想。就像是《美麗新世界》中的人離開了理想化世界，專心面對未來。

或許這樣的記憶該冠上「愛情」的名。但是我始終不願意追求真正的解答。我走出物質的虛偽，卻不願讓自己的思想面對最大的磨難，直到真正分離的時光來臨：她即將隨家裡移民美國矽谷，我們見面的時間是越來越短暫了。她的借書證在忙亂間過了期，悄悄地以眷戀滑入我的衣袋，與她一慣滿溢清爽笑容的大頭照。也許分離時是該流淚的，但是我們沒有。因為我再度躲進虛偽之中，假裝那劃過天空的飛機雲不是她。更可笑的是，我連她的真正名字都不曉得，在我的記憶中，我總是以「寧芙」稱她——這段故事不知不覺間被我染上荒謬的色彩。

我想她一定會過得很好。美國的圖書館，一定更能滿足我的寧芙，以滿滿的文字珠璣洗浴她的髮。這段歲月不只有她，還有那我熟悉不過的圖書館陪伴著我，我可以想見她的笑容在圖書館間再度開展，再度出現在燦爛的季節中，與文字的氣味一起揉合成曲：就像是一首想不起名字的歌般，在夜闌人靜中響起，劃過我的腦海。那是一段帶有



夏日微風與陽光的燦爛曲調、是一段滿溢文字與書本植物芳香的詩歌。這是圖書館賜予我的記憶，而我知道它將會不斷地在我心中迴旋、吟唱……。

（本篇作者為臺北縣板橋高中學生）



佳作

圖書館員的美麗人生

房婧如

看電視上常盤貴子這位圖書館員和木村拓哉共譜淒美動人的「美麗人生」，雖然悲劇的結局令人一掬同情之淚，但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的浪漫戀愛過程，還是令我這位工作多年的圖書館員，羨慕不已。

第一次深入接觸圖書館是大二時上「研究方法」課，由一位服務於中央圖書館的主任教授，上課第一天，老師發給大家一張講義，上面密密麻麻列出了一堆稀奇古怪的問題，老師手扶眼鏡、語調平順地說：「這是學期作業，目的是訓練大家如何利用圖書館的參考資料，尋疑解惑。」

踏入最高品質安靜無聲的圖書館，讓人神經緊繃，在入口處找到目錄櫃，嘴裏數著筆劃，手中翻著卡片，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發現自己要找的書，抄下左上角一連串毫無意義的數字，開始樓層與書架間的尋寶遊戲，心中暗罵，每本書幹嘛都取一個詭屈聱牙的數字，還有小數點，分明是整人嗎！常常耗了一整天在圖書館，東翻西找，卻一無所獲。

第二堂課，老師胸有成竹地問同學：「深入知識寶庫，可有所獲？」耳邊只聞哀鴻遍野，大家懇求老師傳授獨門心法。他則不疾不徐開始講述他在圖書館負責主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工作人員如何將發表在期刊上的篇章剪成條目，按照篇名筆畫順



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

序逐一排序，編印成參考工具書。老師語重心長地說：「這可是書海撈針的工具，善用之，則海中珍寶，盡歸你用。」

沒有圖書館員的努力，任憑你有通天本領，在知識的金字塔前，也只能徒呼負負。之後，我再到圖書館使用工具書時，腦中會浮現一群人，關在圖書館的斗室中，窗外歲月就在筆畫及點、橫、直、撇、捺中無聲滑過，心中興起一股敬意，同時也告訴自己，絕不讓自己的人生壓縮在一張張的卡片中。

事與願違，命運之神總愛作弄人，大學畢業後，機緣巧合，我進入圖書館服務，自此開始我的圖書館員生涯。我們常調侃自己是加工廠的女工，從圖書進館清點，再蓋上館藏章、登錄號到造冊，這條生產線算是為書籍「驗明證身」，它從此加入圖書館藏書一員。有了身分後，分類編目人員按照性質給予分類號及作者號，再詳細記述書的「長相」，製成檔案，供人「追緝」。分編好的書，只能算半成品，要再加工，製作借書單，黏貼書標，至此一本書才能運送出廠，排到書架上，等待有緣人。

送出了成品，圖書館員還得製作目錄，讓讀者查詢。目錄卡片按筆劃多寡排序，同筆劃的字，還要再按點、橫、直、撇、捺分其先後，一定要分出個先來後到。在一落卡片前，數筆畫會數到你口乾舌燥，頭昏眼花，我一度還走火入魔，不論行走坐臥，只要看到中國字，腦海裏就浮現「筆畫數」。

電腦的發明對圖書館員而言，可謂再生父母，圖書館有太多例行性工作可由電腦接



手，由此可見，我們之前所為都是非人性的工作。資訊時代知識爆炸，我們再度為氾濫的出版品所鞭策，大家開始勤練「倉頡輸入法」，纖纖十指在鍵盤上無聲舞動著，可憐我滿頭烏黑亮麗的秀髮，待練就一身key in功夫後，已變成「白髮魔女」。

圖書館員還有另一項挑戰，就是與形形色色的讀者過招。我們有每逢暑期考季，天未亮就在門口排隊的莘莘學子，因一位難求，不斷投書上訴，秩序紊亂時，館員還要陪公子小姐們讀書；有習慣早起閱報的前輩，每天引頸迎接我們，風雨無阻；有股票一族，爲了雜誌延遲，要我們爲他的慘遭套牢負責；有盡職的父母，要求我們代盡母職，爲他子女的作業找答案；有鴨霸讀者爲了逾期停借，破口大罵，讓我們如帶雨梨花，無人憐愛；也有那善體人意者，帶給我們美味可口的小點，讓人甜蜜在心頭。

有人說：「天才與白痴，只一線之隔。」我要說：「圖書館員與先賢哲人，只一書之隔。」E時代來臨，圖書館員勢將領導趨勢，爲客戶提供「超時空」的服務，希望大家都能以常盤貴子的樂觀笑媽，迎接讀者，也迎接自己的美麗人生。

（本篇作者爲嘉義市文化局館員）



佳作

圖書館，tanθ，芭樂布丁奶茶

張烜瑜

〈芭樂布丁奶茶〉

第一次碰到Chane不是在圖書館，是在人聲喧鬧的園遊會。

2001年4月21日，一個好到讓你嘔血嘔到低血壓不甘願的日子；可愛的國中母校第一次校慶園遊會。終究國三畢業前辦了一次「傳說」中的園遊會，而老天爺更爲這遲來的恩典來個「喜極而泣」，所以當天是「多少樓臺煙雨中」。假如當天咱們見過面，你就可以看到一群人賣調酒賣到「銀瓶乍破水漿迸」。

早上九點三十分，我換班。

早上九點三十六分，Chane出現了；指著我們的店名——含笑「酒」泉，一臉的頑皮樣。問了句：「什麼飲料都賣？」，爲了調酒者的名譽，我很：：視死如歸：：的答應了：

她笑了，狡獪的促狹中，吐出了：「芭樂布丁奶茶一杯。」

然後你就知道被鐵鎚打是什麼滋味，我跟我的搭檔Ting滿臉豆花的被晾在那裡，直到隔壁攤的借了半杯布丁奶，學弟慷慨的捐了四分之一的芭樂，看著她帶著飲料，來個回眸一笑百媚生，調酒者的自尊才能在倖存的空間軸「將進酒，杯莫停」。



〈圖書館的 tanθ〉

2001年6月9日，考上高中後的第二個月，第五個星期六。剛聽完數學，正循著向量的依歸符號，爬到臺中公園旁的圖書館，學校規定的「文化苦旅」還有半本沒啃完，十六年來從沒發生的消化不良，在今天汲取精神食糧的時候臨幸了我。

這世界上有一種情緒叫「驚訝」。

從我的位子向右邊數三格，再向前數三格，剛剛去試聽的數學補習班才上過這種關係，鄰邊分之對邊，叫 tanθ。上面竟然坐著芭樂布丁奶茶，不是，是坐著Chane。之前被她的一語驚人嚇到缺氧，因而記憶深刻。現在從tanθ的觀點看，竟發覺，她很美，不是艷麗的驚人，而是她的氣質。擺明只有圖書館的優雅才適合她的美。少了那時的頑皮與稚氣，專心看書的她，與園遊會的她判若兩人。就這樣看著一個女孩子抱著蕭蕭的詩集，看得如此入迷，如此沉醉。而她看書，我看她；她沉醉，我入迷。在地球做完了自轉的半週期後，她，合上書、起身、放書，離——開了……

在這之後，我終於會註解「悵然若失」了。

從2001的6月9日，我改變了閱讀習慣，一個星期去一次的七樓書庫，變成了每天去，但是，我所期待的tanθ，再也沒出現……。

2001年的7月12日，上完了暑期輔導，在街上晃著，打算買杯可愛的茉香奶茶，再去圖書館看看伏爾泰的詩集。



突然看到一個快被臉上黑線砸死的老闆對著一個穿著白色上衣，淡藍牛仔裙的女孩說：「我們這裡沒有芭樂布丁奶茶。」是，就是她，在tanθ上的芭樂布丁奶茶，Chane。

那一天我大概忘記吃藥，我跑到了一間熟悉的老闆娘那裡，冒著「生命危險」為她特調了一杯芭樂珍珠布丁奶茶，而更可怕的一件事情發生了……在買到飲料之後，她在一中街上消失了。於是我帶著這一杯她的專利品在一中街上作了N次的「簡協運動」。

但是，這世界上真的有一種情緒叫「驚訝」。

終於，Chane出現在tanθ的老位子。

當我把那一杯怪東西放在她桌上，她笑了，眨眨眼，指指旁邊的位子，要我坐下。接著，她又開始看書，不過這次是席慕容的詩篇。就這樣，我認識芭樂布丁奶茶，認識Chane。漸漸地，緩緩的，走進她的世界。讀詩中的沉默，讀她的心。

〈愛是給予，所以永遠不會失去——泰戈爾〉

就這樣，沒有任何約定，自然而然每個星期六，她的身影總會出現在那一個標準的角度上，旁邊一定有兩杯我帶來的飲料，茉香奶一杯，芭樂布丁奶一杯，她讀她的新詩，我也在那裡從徐志摩的「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用力揮到李商隱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2001年10月13日，禮拜六，Chane的生日，也是我認識Chane以來第99天。她邀我一起嘗試杯芭樂布丁奶茶，逛逛街。就這樣，我們過了第一個自6月9日不在圖書館的週六下午，陪她看了一部電影，逛完了整個臺中市區，玩到了晚上，我們跑去都會公園看夜景。捧著熱咖啡，Chane笑著說：「假如我有一個男朋友也能夠像你一樣，多好。」說完。她躺到我肩上，輕輕的，淡淡的，笑著。

從那一天起，桌上的兩杯飲料時而是一樣的芭樂布丁奶茶，時而是一樣的茉香奶茶，我們就在圖書館七樓的那一個角落，一起讀讀詩，一起準備考試，一起品嚐對方的酸甜苦辣。

2002年4月20日禮拜六，本來願意幫我們調飲料的老闆娘把店頂讓出去，休息去了。而在我「搶救芭樂布丁奶茶」失敗之後，大嘆「天乎，人乎，而盡已乎？」去買了兩杯茉香奶茶準備交差。

到了往常的位置，Chane還沒到。

1小時13分鐘；電話沒人接，她家沒有人，我懷疑我掉到了人面桃花的故事裡。她就這樣憑空消失。

4小時36分鐘後，我踏進了家門，門的信箱有一封信，裡頭只剩下一張紙和薄薄的書籤，書籤上是熟悉的字跡，「等我」！



〈曲終人將盡？〉

光禹曾說過：沒有任何的故事有結局。

這段值得珍惜一輩子的情感，是非常熱烈深刻，該被羅縷紀存！

與Chane在一起，有點像品嚐芭樂布丁奶茶，沒去嘗試前覺得是莫名的神秘。喝第一口，太複雜的口感，難以品嚐真正的滋味；到了第二口，芭樂的淡甜與奶茶濃郁的奶香在味蕾中發酵，在記憶中刻下深深的痕跡。第三口，布丁點綴了整杯飲料，如此的甜蜜而難以釋手。

往事如嬋娟，絲帛上書寫著一切一切心中的唯美。Chane讓我過去的一年裡有許多快樂的日子，我有人生的目標，有想愛的人；成為了我的生活重心。

在Chane消失的日子，我在圖書館中把自己埋在書堆裡，無論是教科書，散文，古文，新詩，變成了我躲避我自己的軀殼。在那期待著tanθ再出現個疊合。

〈後記〉

真的真的，不可否認的，有一種情緒叫「驚訝」！

2002年8月13日，早上九點三十六分，七樓書庫的tanθ上，擺了兩杯熟悉的……

（本篇作者為臺中一中學生）

伴我成長



佳作

十七歲的夏天

施淑姿

十七歲的夏天，聯考桎梏下的末個暑假，我在小鎮上的圖書館中度過。

日日，穿越古老巷弄間的百年回憶，甩甩頭不去在意那些滄桑過後的紅磚樓房，對我傾吐著怎樣過往繁華、迷人的故事。我只要，靜靜地、專心一意地走這一段路，什麼也不去想，好留下一顆沉靜無語的、不起波瀾的心，到圖書館，應付我即將面對的。

那是個神秘的地方，讓我慌亂的心，有處可逃。

自修室內，年年歲歲皆是一副苦讀的臉孔。然而，卻只有在這裡，沒有黑板上倒數計時的板書，沒有同學被聯考壓榨的蒼白血色，我才能真正遁入十年寒窗的眾生相中，一起石化成無人相問的耕耘狀態，埋首書堆以求一舉成名天下知。

一直在想，為什麼當初會到圖書館去呢？是因為窗外搖曳的樹影，還是館中永遠靜默的空氣，抑或是振筆急書的某張背影。忘了、真的忘了，是太多得使我想也不想清了吧。

我只知道，每日走一段路到圖書館，排隊，入館，一定擇窗邊那個位子坐下。只是，貪看窗外樹的姿態吧！早忘記是什麼品種的樹了，只記得那葉片是綠中環著一圈金黃的好姿色。當風過的時候，滿樹的葉，顫得彷彿會發出聲響，鈴鈴鈴的銀鈴鐺似的笑聲；當陽光款款灑落，襯得那圈金黃更加燦爛的時候，葉便靜謐成一種可傳神祇旨意的尊貴姿態，連我在窗內，都不禁想下跪膜拜，向祂祈求些什麼；而下雨的時候，呵！那是我不忍睹的了！化作春泥更護花的悲壯狀態。這些想像，總在我被國、



英、數、歷總總知識塞滿的大腦中，留下一些屬於快樂的元素，讓我日日甘於朝聖似的走一段路去報到。

不過，最吸引我的，該是一牆之隔的閱覽室及樓下的書庫吧。昏沉沉的下午，我會給自己留一段呼吸的時間，在圖書館中別的角度。有時候，就攤開一本雜誌，營造慵懶的下午茶氣氛，軟軟地倚在座椅上看時光爬過；有時候，拐過樓梯到書庫，於文字中沉醉感動，知道自己的心還沒死，安心地上樓繼續啃書；有時候，直接步出館外，去看那棵讓我製造快樂元素的大樹。

還記得，那一年《聯合文學》上正載著簡媜的《紅嬰仔》，向來就愛她文章中明朗的女子情懷，而當時，真的以十七歲的懵懂，讀懂一個女子初為人母的心情，體會女子溫柔婉約之外的另一種堅定形象。

落淚於書庫的那個下午，鮮明似昨日啊！想來忒傻，竟只是為了一本溫情的少年小說。十七歲，早不該是看這種半童書的年紀了，而我，卻動容不已。《親愛的歐珊娜！》那本可愛的書，初見她時我才十四歲吧。然真正體會書中主角的情緒波折，已是三年之後。就在十七歲的當下，我深深明瞭，努力後受挫，那種嚙著淚水的辛酸，正如我日日準備大考小考，折磨人的心情。那一年，開始知曉，成功與失敗間，太多太多的難以預料。

十七歲的夏天，就這麼過去了。一年後的夏天，我考上大學，和同學嬉鬧於各個城市鄉野，想把過去的什麼彌補過來似的。可只有我自己知道且記憶著，關於那個悠悠靜靜的夏天，我在圖書館中，流淌於文字的河域，沒有被刷洗成高中女生蒼白血顏的過程。

（本篇作者為嘉義大學學生）



佳作

再忙，也要和老朋友喝杯咖啡

曾富棋

記憶就像電影膠卷的底片，串連一格一格的人生畫面。偶爾，見了某些人、事物；觸動了某些感觸，我們便會如同自動選片機一般，將某一段影片點選於腦海，重新放映一遍，然後細細品嘗那些人事已非或情景猶在或一切皆滅的滋味。這味兒很難明說，倒有點像在急駛的捷運，從一格一格如底片的車窗外，聞到了咖啡香，卻喝不到咖啡一樣。沒有人會為你停下來泡杯咖啡的。

沒有人會為你停下來泡杯咖啡的。這話也不完全對，有些老朋友就會，譬如圖書館，在我匆匆梭行的人生底片中，他們的身影總是靜定而從容，不論外在世界多麼匆忙，他們似乎一直等在那兒，為我們備妥了一冊冊免費的各式咖啡，以便醒醒我們的腦；清清我們的疲憊。

從小四開始到五專畢業，乃至學生生涯告一段落之後，我仍保有上圖書館的習慣，一如有些人保有喝咖啡的習慣。我耽於其中，身心隨著更甚咖啡的書香，於無限的天地翻！翻！翻！直到當兵抽中「金馬獎」，身為馬祖南竿上的菜鳥連睡正覺的時間都不夠，哪來時間看閒書？於是，我便和老友失聯了。等到新婦熬成了老婦及至成了婆，時間反倒生了出來，不知如何打發？

八年前的馬祖不比現在，那時船期少，資訊少，返臺假更少。普通阿兵哥兩年兩次



假，已婚者多加一次人道假；船期一個月三航次；飛機小又極不定時，所以島上的物資訊息皆不甚及時，輾轉分發到連隊的報紙，嚴格說是舊聞而不是新聞。不是有電視嗎？是啊……僅有的一臺只播三臺，而且多由三、五以上的弟兄所把持，當時的菜鳥只能壯著膽在窗外偷瞄吧，在這種人生地不熟又不甚自由的軍旅生活，箇中甘苦外人可想而知。

幸好，馬祖列島宛如灑在藍色琉璃盤上的綠翡翠，散發一種寧靜卻能舒活人心的美。某日在島休假的我，捨棄多數官兵到民家小店吃飯、唱歌、看片的無聊慣例，一個人在郊外的山間小路閒步探幽。走著走著走到小鎮邊緣，於山坡樹林間，巧遇一棟不起眼的建築，門口掛著一小塊木匾寫著「介壽圖書館」。如同礦工挖到寶礦一樣，我加快動作深入礦場，以雙手為鏟，翻動一排排的礦產並目測出礦產量。如前述，這不起眼的建築自然不大，礦脈有限。但是，當那些少數的新書和最近的報紙向我詳述故鄉近來發生的故事時，我心怦然！那些都是除了情書、家書和批准的假單之外，最引人雀躍的文字了！此後直到退伍前，在島休假的日子，我常走上那條小路，向那位雖不富貴卻樂於雪中送炭的新朋友，傾訴在外遊子的鄉愁。

退伍後，礙於工作，有段時間我又冷落了老朋友；影片匆匆快轉，早轉成光碟片的時代了，我才又登門拜訪，只見老朋友還是從容地等在那兒，為在煙塵奔波的我備妥了一冊冊免費的各式咖啡。其實，無關乎景氣，我的皮夾一直不景氣；但，即便少了提款



卡、信用卡、貴賓卡……，我的皮夾中始終夾了一張借書卡。不僅因為我的人生片段濃縮其中，透過它，也讓我見識到古今中外的名人、凡人乃至於地球的生態縮影。

沒有人會為你停下來泡杯咖啡的。這話已然不對，不只老朋友會，就連老朋友的朋友也會，就在幾個月前，我遺失了那不景氣的皮包及借書卡，多日後行經高雄民生總館，便順入借書採礦，辦理補卡時，零錢不夠，紫鈔又找不開，那位好心的管理員二話不說一逕將新卡完成，連同收據遞予我，並溫和地說「下次再還就好」，雖然只是區區三十塊，但他從容的溫情和對陌生人的信任，在在讓我心存感激。在此，容我再次謝謝他，以及他所照顧的老朋友和那些一冊冊香醇的咖啡。

（本篇作者為個人工作室創作者）



媽媽的心願

陳一之

大約是在十年前吧？人一過了三十歲後，就會常懷疑自己是三十二？還是三十四歲？」

美惠翻開了書，見開頭作者這麼形容自己，就好像用現在流行的「年齡形容詞」來形容「六年級生」的自己一般，她也是常在大賣場接受那些看起來高中模樣的學生遞過來的問卷時，在「年齡」那一欄要想一下才可以順利完成一份不知調查目的為何的問卷調查。回過神來，她繼續的往下翻著：

「在『臺中酒廠』後面，隔著一條大排水溝，我在那度過了童年。尤其是那條我們稱之為『大溝』的排水溝，簡直就是我們這些孩子的寶庫，雖然有時淺灘會卡住皮漲得快破的病豬屍體，但對於在岸邊以徒手就可以撈一大堆大肚魚的我們來說，當時只是覺得奇怪：『怎麼常有豬跌到這條大水溝中？』接著，我們會把撈上來的大肚魚放在撿來的破碗裡，吆喝大家撿些岸上的竹葉點起火來，玩起媽媽煮飯的遊戲，雖然大人們都說不可以玩火，我們一直認為這句警語只適用於屋內。接著，在岸上放紙船、丟石片，要是有孩子腳上的拖鞋被水沖走了，就得提早回家，準備挨罵。（為什麼不脫鞋下水？水底有著會割人腳底板的碎玻璃，這裡的小孩多半學乖了）。

伴我成長



啊！美惠的印象中，小時似乎也有一條河，但是虛幻如在夢境中，媽媽總是將她打扮得乾淨，不准她玩得髒兮兮，久了附近的孩子都覺得她不好玩，漸漸的只剩她坐在門口看著孩子們追逐、玩耍。不久，媽媽就搬了家，離想像的河似乎更遠了。

「印象中，家門口隔著大馬路才是『大溝』，順著馬路往上走右邊就是現在的『長春公園』，原本那是一排矮房子，有工廠、住家、還有一家專門製作各種蛋類製品的小型加工廠，要是工廠缺人手，甚至會找我們去剝蛋黃，就是製作月餅時中間包的鹹蛋黃，小時候沒吃過包蛋黃的月餅，（吃的都是包著肥豬肉的綠豆椪）但對於生蛋白的臭味真是十多年了，似乎還擺脫不掉」。

看到這裡，美惠想起媽媽每年都會去排隊買「犁記」的月餅送來，真想叫她今年不要巴巴的送到市區來，現在街上什麼東西都有，何況今年有了懷孕的理由，就可以推回去了吧？免要聽她叨念太陽大、又辛苦才買到之類的話。也多虧了懷孕，那個Sai se的工作早不想做了，現在才有閒穿著美美的孕婦裝，坐在燈光美、又有冷氣吹的圖書館，翻著她老公稱之為「沒營養」的小說集，一坐下來就是半天，反正這也是「胎教」嘛！

「家中父親是長子，有著傳宗接代的使命，但一連生了三個女兒，雖沒取名為『罔市』、『罔腰』，但也頗為無奈的為三女取名『婉』：意味『完』，生女至此可以止矣！但事與願違，小妹出生了，家中食指浩繁，不得已將小妹送人，不過那是戶好人家，只隔著那條『大溝』，小時走過他家門口，總會往裡面探頭探腦，但常招來小妹養母斥喝



我們離去，不久，他們一家便搬離臺中，從此失去小妹的訊息……。母親近年來常提起小妹，雖然隔了五年，終於讓她生下家中的長孫，但對於四妹——母親口中那『無緣的查某囡仔』，常無意間就會談到她，雖然她在母親的襁褓中只有短短的數十天，但母親常仔細的形容她：鼻子不如三妹的挺，但有肉，將來一定『蔭炷』，耳大、耳垂厚實，右後肩有胎記，可惜以後不能穿露背裝了，等等……。母親在訴說這些時彷彿告訴我們：他日有緣再見，這些就可作為相認的憑據，了結這三年的牽掛」。

唉！每次看到傳統樸實的臺灣婦女都有一種油然而生的親切感，她們跟媽媽不同，她受過良好的中等教育，在那個年代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書念，因此媽媽較同齡的婦女有著優越感，所以從小便對我要求嚴格，相對覺得媽媽不易親近。小時甚至懷疑自己是不被領養的？當然，這些年來已可以了解媽媽只是不善於表達她對我的愛，還記得小學時，有次出了車禍，需要輸血，媽媽緊張得向醫院買血……，等一下！為什麼從前我少根筋從不懷疑？為什麼不是爸爸也不是媽媽輸血給我？難道……？多年來的疑問似乎在這一刻找到解答。當然，我從沒穿過露背裝，是的，我的右後背有一塊暗青色的胎記……。

這本書該借回家了，首先要問問媽媽對「臺中酒廠」是否有印象？再找到作者好好的跟她聊一聊，或許我肚子裡的baby一出生就會有二個外婆、二個外公、三個阿姨……，哇！圖書館真是個好地方，或許可以找到失散多年的親人喔！

（本篇作者為臺中縣神岡國小教師）



入選

該與誰相遇

黃健原

童年的記憶裡，常常以為自己是隻《醜小鴨》，眺望著窗口期待展開天鵝的羽翼，飛向藍天裡；或者想點燃小女孩的火柴棒，讓希望與夢想的熱度，遺忘寒冬的冰冷；或遠眺湛藍的海灘，等待《人魚公主》的上岸。從來不知道那個會說故事的人就叫做安徒生，但浸淫在他的童話王國裡，我們卻相遇了好幾次。

在還沒有認識格林兄弟之前，《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早已經成為我們一輩子的朋友；校園的鐘聲響起時，會想起奔跑的《灰姑娘》；遇到壞蛋時，會想戴上一頂《小紅帽》。

小時候總是很擔心說謊之後，會不會像木偶一樣鼻子變長。童年生活的空間不大，但《愛麗斯漫遊奇境記》、《金銀島》、《大小人國歷險記》、《湯姆歷險記》……等等，卻讓世界變得很大。

到了中學，聯招的考試壓力，讓青春歲月的週末總是在圖書館裡度過，憂鬱的年少光陰，就在《少年維特的煩惱》裡，與歌德相遇了，苦澀的青春包裹著歌德浪漫的情詩，讓陰霾的蒼穹裡隱隱透出一絲虹彩的光亮。

愛情是大學必修的學分之一，還記得社團的戲劇表演，我們緊鑼密鼓的排演，炎炎夏日我們竟在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裡睡著了，走進他的舞台，你可以扮演



《羅密歐與茱麗葉》，也可以扮演憂鬱的《哈姆雷特》，或當《李爾王》、《馬克白》、《亨利》……只要你願意，人生其實就是舞台，你可以在莎士比亞的劇場裡談一場戀愛。

當戲劇落幕，生命尋求另一個探索，《夢的解析》帶我進入佛洛伊德的心理世界，才知心理世界的空間如此浩瀚無垠。

當從事教育工作的時候，盧梭的《愛彌兒》曾令我感動良久，它讓我知道教與學的真諦。

當《兩國論》發表，對岸傳來炮火的煙味，我只能躲進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期待結果是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

當經濟風暴一陣又一陣席捲而來，失業率節節攀升，才知道雨果的《悲慘世界》就發生在真實的人生中。

當人活到中年有些乏味的時候，不妨和村上春樹共舞在《挪威的森林》裡，享受限制級快感。

走進圖書館，你可以再走一次《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去拜訪曹雪芹。

走進圖書館，你可以化身孫悟空，再和唐三藏去取經，再走一輪《西遊記》，探望吳承恩。

走進圖書館，你可以翻起蒲松齡的《聊齋誌異》，或許小倩的身影就這樣輕輕飄來。



走進圖書館，你可以重回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世界，比較它和電玩的差別樂趣。不一樣的西元世紀，不一樣的年代歲月，我們都可以在這小小的空間裡相遇，不知道下一回還會與誰相遇……

但，無論如何，相遇後的思念，也都在這小小的空間裡，無盡期的醞釀。



特製通行證

黃淑琴

我曾經以一張特別的通行證，得以進到東吳大學的圖書館書庫內念書，好好準備隔年的大考。

那年大學聯考名落孫山，當時年輕自命不凡，完全不報考夜大三專，就打定主意重考，自許用功一年，絕對要考上理想大學。北上租屋在士林，但我並不打算補習，正好高中死黨美玲考上東吳大學歷史系，於是我常到東吳的圖書館和她一塊兒唸書，心想周遭的大學生正好可勉勵自己。當時東吳的一般閱覽室是開放大眾都可以進去，而書庫則必須檢查證件。有時美玲會向同學借到學生證，我們一起在書庫內享受閱讀的滿足。書庫內有少數類似K書中心那種獨立的桌椅，是我們的最愛，而且還獨鍾那視野很棒的位置。每次進去裡面，我總是非常把握的心情，午餐簡單吃一吃，就趕快再窩進去，待到最後一分鐘。有時美玲去約會，我並不覺得孤寂，在那樣的環境讀書，真的很棒，如果看的又是自己喜歡的書，那更是願意那般終老的滿足啊！

就在往返士林和外雙溪的那段期間，在公車站牌常看到同路人，那是一位長者。我們雖然彼此不認識，但因同站上下車久了，我們都會微笑招呼。後來，我才發現那位伯伯就在書庫裡的辦公室上班。有一次微笑招呼後，伯伯忽然問我念什麼系？大幾



了？我有點不好意思告訴他，我準備重考，還懾懾地坦白冒用別人學生證進入書庫的事……當我還在擔憂後果時，他要我隔天到辦公室找他。呃？……雖然狀況不明，不過我還是依約前往，蓋有勇於承擔的氣勢與念頭。

第二天我一到圖書館，告訴檢查證件的小姐，我要找那位伯伯，因為我既本不知道他的職稱，遑論其他。還好在圖書館的入口就可看到他的座位。我進去後，他立刻拿出一張空白紙，在紙上寫了「郭愛平」三個字，告訴我以後只要拿那張紙給檢查證件的人看，就可以進書庫唸書。我又再一次震驚這樣的結果，他接著勉勵我要好好加油等等，就示意我快唸書去。

之後，我果然只要出示那張字條就可以進去。剛開始我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那樣無異暴露自己不是大學生的事實，常常排隊在我後面的學生，總會不解的一直看我；後來我也不在意他們疑惑的眼光，就自顧前往心目中的「雅座」。我總是把那張字條平整地夾在書裡。久了，固定檢查證件的那幾位小姐，甚至就直接放行呢！好友美玲的男友聽聞這件事，還戲謔我一番：「妳乾脆把那張『免死金牌』穿個洞，掛著當項鍊。」這個玩笑讓我更珍惜那字條，於是我拿去護貝當書籤用。

郭伯伯（後來我都如此稱呼他）在路上或車上遇見我，總不忘關心我的讀書狀況並為我打氣。我對他真的是千萬分的感激，特別是他不但沒追究我的犯行（冒用學生證事件），還「以德報怨」讓我進入書庫唸書。有一天檢查證件的是一位沒見過的先生，我



照例出示『免死金牌』，沒想到他竟然大聲地喝斥我：「妳幹什麼？」我轉頭看郭伯伯的座位上沒人，也不見平日那幾個小姐，一時不知該如何解釋，就尷尬地走出書庫。後來一連幾天，我都不敢再去書庫。結果有一天在路上又遇到郭伯伯，他問起我念書的狀況，我向他提起那天的糗狀。原來那天他們大多數的職員都在開會，就請一位平時在圖書館打工的先生檢查證件，而那位先生不識字。喔！難怪……。

隔年聯考後即搬回家，九月底後又北上。我曾再到東吳大學找郭伯伯，但都無所獲。而一直到現在我心中的感念未曾稍減，深深感謝郭伯伯給一個素昧平生的重考生，那麼多的關心與鼓勵。也許，我應該打電話到華視超級星期天找阿亮，看是否有機會當面謝謝郭伯伯的特殊通行證和那厚重的關懷……。

（本篇作者為全職媽媽）

伴我成長



入選

圖書館的意外甜蜜

林佳儒

雖然在彰化唸書，但遇到考試或繳交報告的盛期，總還是得遠赴臺中圖書館（我們總改不了口稱它「省圖」），以避開校內圖書館突然洶湧而至的啃書人潮，或一解參考書籍被一刮而空的燃眉之急。

記得在大二下學期末，要繳交一份字數堪稱「萬言書」的報告。因為修這門課的同學不少，報告主題又相近，想當然爾，相關書目自是如狂風捲落葉般地被借光了。於是，幾乎是反射性的就想到「他」——那位堪稱是我專屬「運將」的男同學——，到「省圖」走一遭吧！

依照慣例，到了省圖後，先到附近的一中街買塊又大又香的雞排填飽肚子，這才心滿意足地躍入館內浩瀚的書海，在眾多書中找尋可供參考的書籍。

雖然，館內設有電腦查詢系統，但不知怎的，每當我敲了一陣鍵盤，好不容易查到了我要找的书後，按圖索驥的結果卻往往不見其芳蹤。真的很少遇到它乖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著我去造訪的。有時，會在隔壁的書架上瞥見它正串著門子——那是幸運的時候——；有時，可能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會看見它跑到完全不同類的書架上去去相互交流。總之，查到它的所在地，只不過是一場捉迷藏遊戲的開始。

而這也成為我和那位男同學之間的小小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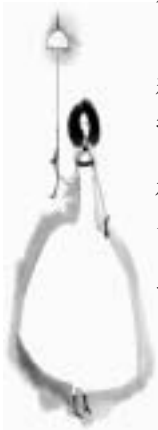


從電腦上查到書籍分類代碼後，我們的競賽就開始了。兩個人在一排排如密林般的書架中穿梭，睜著搜尋引擎似的眼睛，快速而又小心翼翼地分頭搜尋著「通緝犯」的蹤影。偶爾，在哪個架前碰頭了，還真有幾分互別苗頭的意味在呢！而且，我們的競爭之激烈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因為，一方面想早在對方發現前先找到那本書，一方面又得在「圖書館內請勿喧嘩」的原則下默默地進行，那種深怕對方搶先一步拔得頭籌的刺激感，直到現在仍能令我的心頭微微顫抖。

或許吧！這樣的遊戲在別人眼中是很幼稚的，兩個大學生還像孩子似的玩著「誰先找到」的遊戲，說出來真能笑掉人家的大牙，但我們卻是樂此不疲。像這樣的小遊戲是我們每到省圖必定要玩，就如同到了一中街一定要買塊雞排來啃一樣，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那回我們也是在查到代碼後就開始行動，兩個人幾乎忘了來省圖的目的，也幾乎忘了那一字未動的「萬言書」報告，簡直玩得不亦樂乎。最後，在兩人各找到一本書的打平狀況下，決定再找一本書來一決勝負。從來沒贏過比賽的我，爲了要在學期結束前扳回一城，更是卯足了勁。還怕自己身高不夠，拿了張椅子來墊腳，打算連最高層的架子也不輕言放過，就這樣一列列一行行地進行地毯式搜尋。

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讓我瞧見那本決定鹿死誰手的關鍵書了。就在同時，不遠處的他也正往這兒走來，從他的視線方向看來，相信他也看見了獵物。於是，我



急忙忙地想將書快點兒拿下來，一時卻忘了自己是站在椅子上，就這麼一步跨了出去。所幸，在我跌成狗吃屎，成為全館的笑柄之前，他三步併作兩步，奇蹟式地即時趕到，抱住了我，也挽救了我的「名節」。

當時，驚魂未甫的我第一個想到的，竟是超人電影中英雄救美的經典畫面。而我這意外一摔，和他的意外一抱，也意外地打破了我和他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氛圍，一切就這麼明朗了起來。

從此，遇到了考試或繳交報告的盛期，我還是反射性地想到省圖去。而進圖書館前的一中雞排從沒忘了吃，孩子氣的小遊戲也是一如往常地進行著。但唯一不同的是，我和他不再是曖昧不清的「運將與乘客」關係，而成了不得不備受大眾關愛眼神傾注的班對。這是啃雞排，踏進省圖之前的我所始料未及的意外甜蜜。

（本篇作者為嘉義市嘉義國中教師）



借閱幸福

翁采彤（原名翁嘉伶）

那一年夏天，我在圖書館借到了一本叫做幸福的書。

她是個擁有甜美笑容的女孩，是那種笑起來，彷彿世界也會跟著舞動的特別。遇見她的那年夏天，我正背負著大學重考生的壓力，夜以繼日不斷地補習跟自修，以及家人加諸在我身上的期望，真讓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人。而那時的我就像是被堆積如山的講義跟課本困住一樣，成天只躲在這座屬於自己的小城堡裡苦讀，完全不理會家人跟朋友，更別談周遭的人了。

每天早上，我都習慣到圖書館三樓的閱覽室找個靠窗的位子唸書，等補習時間到了再自行離開。偶爾，我會到樓下去翻翻雜誌或是找找參考書，順便也讓自己緊繃的情緒放鬆一下。

「您好，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呃……謝謝……」站在櫃檯左側的我，竟然看著手裡的參考書目錄在發呆。

等我回過神來，只見一個笑容滿面的女孩正親切地看著我，而她專注的眼神，就像是在傳遞服務熱誠一樣的温暖。

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正是如此地令人感到親切，以及她那幸福的笑容。

伴我成長



「我看你常來這裡唸書，是要準備聯考吧？要加油喔！」話一說完，她的另一個笑容隨即又綻放開來。

「呃……謝謝……」我第二次相同的不知所措，是因為她陌生的關懷以及鼓勵。

在我重考的這些日子以來，從來就沒有人給我像這樣的鼓勵。想起落榜時，家人對我期望的破滅、同學們諷刺的嘲笑，還有左鄰右舍那些鄙視的眼神，讓當時的我開始封閉自己，也踏上了重考這條孤獨的路。

而那一年，我收到的第一個鼓勵，竟是來自於一個初次見面的圖書館女孩。

那晚回到家後，我開始細細回想早上所發生的事，她是怎麼知道我常去那裡唸書呢？又怎麼會知道我正在準備考試呢？雖然這件事令我百思不解，但是，她的關懷仍溫暖地像是一道光線，足以融化我心裡一座座堅固的堡壘。

隔天，我起了一大早，走到圖書館樓下時，鐵門正準時地被拉開。突然間，讓我驚訝的是，開門的竟是昨天那個女孩，而她，正汗流滿面地坐在一台看起來冰冰冷冷的輪椅上。

「早安！你也這麼早呀！」清晨的陽光灑在她臉上看起來格外的溫暖。

「呃……早……」我臉上的表情想必一定跟昨天一樣木訥。

我回頭看了一下那傾斜的殘障專用道，想像剛才她獨自一人坐著輪椅推上來的畫面，不由得為她感到一陣莫名的心酸。



「明天，妳等我來，我們一起開門好嗎？」沒經過任何思考，我竟然脫口就說出了這句話。

「嗯……？！當然……好啊！」看了她驚訝的樣子，連我都笑了出來。而她回應的笑，看起來卻更加的燦爛。

爾後的每天早上，我都會在門口等她，推著她的輪椅上圖書館，然後幫她按下捲起鐵門的按鈕，當然，也捲起了我心裡那面與世隔絕的牆。

有時看著她在櫃台親切地服務大家時，總會令我有種慚愧的感覺，雖然她的身體被困在這一台小小的輪椅上，可是她的熱心，卻反而像是大海一般地寬廣，她會注意來來往往的人們、細心地觀察別人是否需要幫忙，甚至，主動地關心那些看起來冷漠的人，然後以她的笑容化解人與人之間那一道無形的隔閡，而我，正是那個被她解救的冷面人。相形之下，我的心，卻是如此的渺小。

「明天就要上考場了，這本書先借你，等你考完再慢慢看吧！希望你考試一切順利。」她遞給我一本書，然後以她笑容作為最後的鼓勵與祝福。而我，也就這樣上了考場。

隨著聯考的放榜，我在圖書館長期的苦讀也跟著結束。我拿起那本她借給我的書，只想盡快地看完然後歸還給她，一打開書，一張小小的紙條卻意外地掉了出來，定神一看，只見她秀麗的筆跡清晰地在上面寫了幾行字：



『雖然我沒有美麗的翅膀，但是，我仍然感到幸福，因為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溫暖的雙手在幫助我飛翔，更謝謝你這些日子以來的幫忙。』

現在我懂了，那些幸福並不是來自於所謂的第幾志願或是第幾名，而是來自於自己的內心，只要心多寬廣，容納的幸福就有多少。我再也不會感到自己有多悲慘、多不幸了，因為，幸福是自己可以創造的。

因為，我手中拿的，正是那本叫做幸福的書。

（本篇作者為美商公司職員）



下在館裡的雨

李振豪

大一開始，我開始在學校的圖書館打工，試著讓自己儘可能忙碌，以為可以忙碌到沒有時間去煩惱。當時每天的生活幾乎就是往返於教室、宿舍和圖書館之間。

然而，惱人的事情如影隨形。沒抽到宿舍，開始找房子。房子難找，工作難搞。圖書館的工作量增多，期末考正好逼近。暑假還躲在期末考後頭，卻已經開始想念家鄉的味道。

升大二那年暑假，圖書館爲了能有多些藏書的空間，決定往下拓展一層樓。

四位館員小姐很快地向工讀生們宣佈了這個消息，期盼大家暑假時能留在圖書館幫忙。有些人半工半讀了一整個學期，暑假只想待在家裡輕鬆一下，有些人則爲了下個學期的學費打算，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有些人猶豫不決。

終於找到了房子，我搬離好容易住慣了的宿舍，新房子空得可憐，需要一筆錢來添置溫暖的氣氛。一個書櫃、一台風扇、一些零星的日常用品，得用一個暑假的工作來換。跟家人商量後，我斬斷了猶豫，在台北沒待上多久，又一個人離開，這次，我還得一個人待在高雄，沒有室友，夜裡沒有隔壁床發出的廣播聲響，沒有宿舍的網路可以消磨孤單。



圖書館的工作開始進行，大家都在順書，上架。我的工作是在製作新的書櫃索書標誌，還算輕鬆，有一半的時間就只是坐在電腦前打字，或是逡巡在各個書架間記錄書的號碼。偶爾我也借幾本小說回家，多半是藏身於書架中偷看短篇幅的散文。

夏季的清晨天亮得快，陽光往往在我醒來前就鑽進房裡，然後整個房間就熱烘烘的讓人難以忍受。我起身梳洗準備完畢，騎上我的機車，不用十分鐘就到了學校，暑假的校園顯得有些冷清，我們可以直接將車子停在圖書館門外，這是平時不可能被允許的。

簽到是第一件事，然後向大家打個招呼，一天的工作就宣告開始。

圖書館裡飄揚著一種舊書的香氣，總是讓人昏昏欲睡，有時候一不小心，就在書架中打起盹來，尤其是排到建築類或是原文書時，一翻書就有睡意襲來。

中午，大家猜拳決定誰要出去買午餐。有一半的人可以先休息一個小時，吃完飯後，我可以在休息室裡和同事聊聊天，或者趴著睡一下，一直到有人把我喚醒，說時間到了，然後另一群帶著笑臉的人走進休息室。

館裡雖有舒適的空調，但是窗外卻是炙人的烈陽。開始獨立的那年在高雄，沒有雨，只有風捲起沙子刺人的攻擊。

下午是最辛苦的時候，大家都露出疲態，我在書架中如果沒有一本有趣的書作陪，就非得要小睡片刻不可。

夢裡，刮起一陣風，圖書館的書全都飛了起來。這些書存著好多人指紋和氣味，



全是有生命的。圖書館其實也是「人館」，好多人在圖書館裡借書，其實書也在「借人」，他們使盡渾身解數爭相撩撥看對眼的人，希望他們伸出手，將自己從擁擠的書架中取下，然後借回家，在燈光還明的夜裡閱讀彼此的心事。

在外地練習獨立的我，也希望帶著一些台北的氣味同行。要能獨立不簡單，人本是群落的生物，只要是離開熟悉的部落，找尋新的群落定位，總是要有一番曲折。

於是我是一群同事群居在圖書館裡，帶著各自的心情，試著彼此閱讀。

巡視的館員把我叫醒：「醒來了！沒有人這樣賺錢的！」。

我醒來，覺得有些冷，第一次偷睡覺被逮個正著，夢裡飛翔的書還在眼前漂浮，我的腦子還沒法完全反應過來。

看著圖書館的落地窗外，正滂沱地下著一場大雨，把炎熱得像油一樣溶在空氣裡的煩躁漸漸沖走。

有了台北的氣味了！一場雨痛快地潑灑下來！沙子靜了，整個高雄也涼了，一路涼回台北，鋪成一條藍色的冰毯，送來了熟悉的味道。

雨落在圖書館裡，落在圖書館裡的我心裡。

我揉揉眼睛：「對不起，昨晚沒睡好！」，然後將手中的書按照索書號塞進屬於它的位子。

開始獨立的那個夏天，有一場雨下在圖書館裡。

（本篇作者為樹德科技大學學生）



入選

屬於夏天和微笑的圖書館

蔡育岱

印象中，那個圖書館似乎只存在於夏天，那是我人生中最回味無窮的夏天。

幾年前的暑假，我還居住在故鄉。偏遠的小鎮上唯一的知識和文化重鎮，是當地一間不大的圖書館。那是一間有幾十年歷史的老圖書館。些微斑駁的牆壁，些微磨損的書籍，彷彿蘊含了多年的知識，從此成為我心中對圖書館的印象。依稀記得當我第一次走入書庫時，除了稀稀落落的閱覽者外，在書堆的角落，我看到兩個斜側的身影，那是兩位正努力排著書的老人和女孩。那個老人有著飽經風霜的面容，歲月在他的臉上留下一道道深埋的刻痕，使得他看起來有著和這間圖書館相似的歷史。她身旁的那位女孩，動作敏捷俐落的排著架上的書。他們兩人並沒有吸引其他人的目光，而只是靜靜地融入在書堆之中，但是我卻注意到他們的嘴角都洋溢著真正喜悅的笑容，就好像在一片肅穆沉悶的背景中，躍出來鮮豔的色彩，這一幕令我至仍清楚記得。

在那炎熱的日子裡，閒來無事的我天天都往圖書館跑，日日徜徉在書海之中，有時候也會遇到那兩個仍然陌生的身影。有一天，記得那是一個溫暖而寧靜的午後，我正懶散的翻閱著手上的小說，那個老管理員，見到我如此遊手好閒，便請我幫忙整理書本。

從此我加入了排書的行列。排書的過程起初是沉悶而無聊的，老舊的電風扇在天花



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

板上緩慢的轉動著夏日的燥熱，汗珠隨著一本本滑過指尖的書而滴下。因時間的催化，我和排書的兩人漸漸的熟稔，交談之下，才發覺我們都是愛書成痴的人，於是我們便開始從詩經討論到小說，從古典討論到現在，從哲學討論到科學，從唯心論討論到意識流，日光的角度也隨著我們的談話漸漸傾斜，漸漸微弱。

記得那年的夏天就是如此溜過的，記得在我們排書排累的時候曾經一起哈哈大笑着推倒整片的書籍；記得老管理員曾經偷偷地將我遲還書的紀錄消去，也一起享受完成整理書籍工作的喜悅和感動，還記得女孩最喜歡的一本書，是老管理員送給他的，一本老舊英翻中的《小王子》，仍珍藏在圖書館的書櫃中。我從來不曾問過他們工作時微笑的原因，但我從他們手中接過那一本本的珍惜時，我知道這是他們對知識和人生的熱愛。他們的微笑就像那年夏天的太陽一樣，無論是花、草、樹木或人，都會感染到那份喜悅。

許多的美麗故事，都只能留下美麗的回憶，如同那年夏天，如同那間圖書館。夏天結束後不久，那老舊的電風扇，在那百年僅見的大地震中永遠停止了轉動，而老管理員也將隨著滿屋的知識，永遠的長眠在圖書館中，那個他當成家的圖書館。

那本老舊的，英翻中的《小王子》，如今靜靜的躺在我的手中，這是那位女孩辛辛苦苦從瓦礫堆中找出來送給我的，用從前整理書的嚴謹態度，她將這本書，和老人所留



下的一句話一起交給我。

「比人生和知識更重要的，是友情和微笑」

我輕輕的把書撫平，像撫平一段回憶。印象中，女孩和老人似乎只存在於微笑之中，那將是我永生難忘的微笑。

（本篇作者為臺中一中學生）



銀色的圖書館回憶

朱芬萍

對圖書館的印象並不陌生，記得小時候，常跟著父母全家人一起回鄉下，尤其是暑假的時候，爸媽常會帶我到一間小小的圖書館裡去，那應該是私人的圖書館吧！我還依稀記得，灰色的石磚堆砌成的一座樸素的建築，有時會在陽光的照射下映出淡淡的銀色，環繞在它的旁邊的，是青翠蓊鬱的樟木，一棵棵綠的耀眼的樹下，則坐滿了木造的可愛的小椅子們，木椅和碧樹牽手圍成了大庭院，最中央的地方是一座池塘，池塘的中央則是塊小陸，陸上是一棵很美的楓樹，那是我印象中最美的一座圖書館，也是我第一次愛上的圖書館。

住在鄉下的那段期間，我一有空，就會往圖書館裡跑，因為喜歡那裡濃濃的書卷氣，總覺得在那兒看書，就像是在喝著一杯香郁的烏龍茶，咖啡因在我的心裡跳了一首首不同韻味的舞。每看完一本書，心裡就漾起一種幸福的滿足感。雖然裡面的空間不大，但是我總會有喜歡的容身之處，雖然架上的藏書說不上是汗牛充棟，但是如果要把那裡的書看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那裡的環境真的很美，除了綠油油的樹林外，還有宛轉悅耳的蟲鳴鳥啼為伴，倦了就放下書本，餵一餵魚或是躺在柔軟的草皮上，看藍天，數白雲，也可以撿一些楓葉帶回家做裝飾。我往往一待就忘了時間，每次都是圖書館裡的阿姨來提醒我，我才知道該是回家的時候了。



這個習慣一直持續了很久，直到假期即將結束了，我還在要回台北的前一天，偷閒溜到圖書館去，再去看看那裡的書，那裡的樹，那裡的雲，那裡的魚，再去撿一些那裡的楓葉，帶回台北做紀念。就在我到處重尋我留下的足跡時，我看見圖書館裡的阿姨走向我這邊來，她模糊的身影漸漸變得清晰，她在夕陽下的臉龐有點泛紅，但此刻的她，比起之前在微暗的圖書館裡美多了，我感覺到她的眼裡泛著淚光，她似乎知道我要離開了，她拿了兩本一樣的筆記本給我，要我在其中比較舊的一本書上，寫上這些日子以來我看過的書的心得，說是要送人的。我一口答應了她，便留在那一棵大樹下，翻開了那本有點舊的精裝筆記書，寫滿了我的感受，我翻翻前幾頁，才發現原來已經有不少人寫過了。在我寫完的最後一頁，我用一片撿來的楓葉作成書籤，然後再簽好我的大名。直到涼涼的晚風吹來，星星們也一個一個迫不及待的跑出來，我才把書親手拿回圖書館還給她。她很欣慰的看著書上我滿滿的字跡，並微笑著送給我另外一本書，我們留下了彼此的地址，望著彼此的眼睛互道珍重，然後，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那充滿回憶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好像也含著淚光，眨著眼睛在對我說再見。

回台北之後就開學了，課業也變重了，寄給那圖書館裡的阿姨的信一封又一封，但始終沒有收到一點回音，日子久了，也就漸漸淡忘了，只是偶爾從抽屜中，看到那本筆記書的時候，總會勾起心裡那一份深厚的回憶，和一些些特别的感傷。後來，我們一家人也很少回去了。



一年後，我終於接到她的來信，她說她結婚了，因為她丈夫做生意賺了一點錢，便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今年回來時，從鄰居手中拿到我的信，才知道我一直有寫信給她，她似乎很高興。另外她還說，她丈夫因為經商成功，而被某電台採訪，有一件事，希望透過廣播讓我知道，要我一定要去聽，雖然那一天她可能已經回加拿大了，可是她還是希望我能聽到她親口告訴我的話。約定的日子到了，我準時打開收音機，她開始慢慢的說，她以前有個妹妹，很喜歡看書，一有時間就會抱著一大堆的書看。她妹妹小時候曾經立下一個志願，說她要把全天下的書看完，雖然明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她仍很愛看書。可是在她八歲那年，有一天她和媽媽出遊，發生了車禍，那場災禍奪走了她妹妹脆弱的生命，她的願望也就因此永遠也實現不了。於是，她創了那一間圖書館，也買了幾本書讓喜歡看書的人寫下自己的心得，以後再一併送給她妹妹，她希望這麼做，至少能幫她妹妹實現一點點的夢想。廣播那一頭傳來一聲聲的啜泣，她哽咽著對每一個寫過那些心得的人不停的說著謝謝，不過我想，她應該是喜悅而滿足的真情流露吧！

後來，她和她丈夫，又在加拿大建了一家新的圖書館……又有許多美麗的故事，發生在圖書館……

（本篇作者為臺北縣板橋高中學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伴我成長：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 ／ 江映松
主編. -- 初版. -- 臺中市：國立臺中圖書館，
民91
面；公分

ISBN 957-01-2722-8（平裝）

855

91021877

伴我成長——發生在圖書館的美麗故事

發行人／程良雄

主編／江映松

編輯／施婷婷

校對／施婷婷、巫淑馨、吳寶月

出版／國立臺中圖書館

臺灣省圖書館事業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精武路二九一之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六一一〇五

網址：<http://www.ntl.gov.tw>

版次／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電子出版品說明／本書同時登載於國立臺中圖書館網站

網址為<http://www.ntl.gov.tw>

工本費／新台幣貳拾元整



ISBN 957-03-2702-8



CPN:1009104123
工本費：新台幣貳拾元整